

陶學士先生文集

漢書門	
三五五	類
一四七	號
六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三五五	漢書類
一四七	號
六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35
冊數	6 (5)
函號	316 7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送周彦升北上序

宛陵周彦升業精五行書以人誕時支干考其
生王制克凡窮通脩短災休之值悉如其言雖
累千百錯雜南北人清濁高下紛糅不齊彦升
從容裁剖分寸毫厘具有徵驗其術亦奇矣嘗
雷金陵久而未祿寓當塗幾三載歸鄉里恐無
以自著遂幡然動其遠遊之思仰而嘆曰今天
求吞舟之魚者必遊準鉅海波濤之深而後獲

淺草文庫

馬求千尋之美材者必入手大山喬林蒼蔚之
墟而後足焉求顯榮於時乃鬱上處鄉里又安
可得乎吾當浮大江逾長淮溯黃河而上之過
齊魯之邦覽觀岱嶽之雄北抵燕畿觀光於闕
庭與天下豪士結交吐吾術以感否人物震撼
公卿其或曳裾王門前席宣室庶吾志可伸矣
余因其行而有感焉古之仕者才德宜其位彥
升乃不得一試以是推之凡守道懷藝困窮不
偶者多矣不獨彥升為然也安得使才德布於
位亦若彥升之術第其清濁高下無分寸毫厘

之爽也哉吾知茲行將有所遇無以感也為也
子獨不見新豐逆旅之事乎觴之酒以為別

送易生序

國朝重惜名爵而銓選優視中州人刀筆致身
入拜宰相出自科第往也登崇臺參大政才學
隱居輒徵聘授官下至一技一能牽援推薦取
緋紫不難中州人遂布滿中外榮耀于時唯南
人見阨於銓選省部樞宥風紀顯要之職悉置
而不用仕者何寥也馬山林草澤之士甘心晦
迹窮理高尚終老文學故近年四書五經論釋

益粹纂附益精其書遍天下聖賢之道如日月
麗天江河行地輝光潤澤無所不至使朱子理
學之緒益盛以昌其淵源有自來也哉以是觀
於今之世南士志於名爵者率往求乎北士
志於文學者率來求乎南求名爵有命得不得
未可期也求文學委心窮理必期於得也南陽
易生彥忠氣質樸厚生長北方年既冠矣游姑
孰從予究義理為詞章頎然羣衆中朝夕往來
專勤誠確今告別北歸贈詩成軸請予序其端
予謂生之南來志於文學者也夫學無先於窮

理七萃于四書五經體之於心驗之於身踐以
強毅之力居以弘裕之量使行成於內文著於
外况以北產則名爵可翹足待矣嗚呼文學難
而名爵易宜申告於中州之人也

送醫者鄭國才序

在天則元氣統乎五行在人則元氣主乎五臟
太和細縕充周無間始終庶物存之而生失之
而亡故調理元氣為醫之本至於療治苟非急
卒又先致益於脾焉蓋土氣流通則水火金木
悉賴以生脾氣蒸潤則心腎肝肺皆資以養良

由元氣之所繫也然攻病之術衆人所共務厚本之道智者所獨得彼其情欲憂喜哉乎內暑寒乖沴暴乎外感觸之端不一其元氣弗和均而已矣是以上焉者運神聖於不言次焉者施工巧而取效脫乎至危而納乎至安知其本之有在也郡東南之黃池自如菴柳翁以脉劑高一世而繼者迭興今鄭國才穎拔衆中志在濟人聞其通典籍知古今事變匪特良於醫亦儒之秀者矣其先治難素者十餘世傳有端緒且參撫柳學於元氣流行天人之理已達其要蓋

國才道則儒藝則醫上者貴得其本而儒又醫之本也宜能察識病源使不橫罹夫閑感其惠者日多有病劇累醫莫愈者君投劑益脾而痊遂持縑素求令辭頌其能余亦樂道人善慨然不辭嗚呼世之醫者於理冥然則其功漠然求能調理元氣者寡矣然民者有國之元氣也為人牧者有若君之於醫則民瘼甦而遂其生矣聞國才之風將有所感也夫

送照磨馬克讓序

凡立乎位事有踐於義者不以求害為趨避盡

所當為弗二其心而已古君子脩身理物動必
以正不詭譽不苟同寧見憎於佞而公議與之
以其踐於義也道喪風靡容身固祿諂附阿承
委曲備至雖見悅於佞而公議鄙之以其傷於
義也居今之時立乎位而踐義有如克讓馬君
殆猶古君子者歟君東原儒家以簿書贊風紀
主上昔幸南土知其名行已而為照磨於太平
居幕僚之末郡府監守貴戚顯官勢位隆盛職
佐貳之近猶不敢出一言立異唯俛首歛舌遜
謝而已君乃抗論可否厲聲正色折之以理好

善嫉惡指斥無隱退食閉門無貨賄之交是豈
以利乎趨害乎避一踐於義焉爾朝臣有薦於
上者授資政院屬官北上京師余惟君之端潔
確然有守當其在官益乎人者人不知也及其
去官始悵然思之識與不識交口歎美天理之
存人心終不可泯宜公議之與之也異時大用
兆於是行其必始終惟一哉

送馮生序

古之君子學以善其身非務幸取榮富在孔子
時三年不忘於穀猶弗易得况至于今古學益

遠不敢驟以望人也苟窮經蓄德俟時而達推其才以濟物斯亦可貴焉爾是以朝廷立制使士出而致用其目有三曰進士也曰學官也曰儒吏也州郡吏曹士或不屈從而進士拔一於千百未易猝與寧受辟為學官若馮生景文是已馮世居采江其尊府聘師西塾教子若孫唯景文自幼翹拔疑如成人曩歆從余受業時予為親負米于外莫克應其所需去年冬始歸則儲氏禮幣已在余門景文求學益慊館穀于儲以俟受業馮儲世姪皆余懿戚故樂育而成美

馬乃取四明程先生讀經程式做考亭六條之法與之窮繹濂洛以來緒論會歸於往聖旨趣日脩月積未見其止豈專科舉之習而已哉今景文奉檄需次學官使能恒久勤勵毋渝始志毋替後功雖進士第可期以登然科舉不足第人品予厭之且久但以親老乏養無階得祿遽欲舍而未能若夫慕古君子所學則誠本心也余既強顏充賦鄉省景文亦歸臨別曰道斯語俾以自勉焉

道在天地間經緯人文綱紀世教無一息不存
其明與晦繫乎人而已矣三代浸遠真儒善治
世不一見聖塗榛蕪為害滋衆上下千餘年孔
孟遺統泯焉墜地斯道久晦天實厭之於是瀛
溪先生特立先覺建圖演書啓導後人程兩夫
子心領正傳遂嗣鄒魯絕響其學以誠敬涇養
本原自洒掃應對貫乎精義入神自靜存動察
極乎盡性至命即物以窮其理反躬以踐其實
擴聖賢未發之秘凡羣言混殺倍學乖陋一掃
其弊悉反諸正時則康節邵子游神先天闡揚

理數橫渠張子得於見聞沉潜堯舜之域以相
羽翼斯道大明於世天下英才接跡及門佩膺
師說言行出處散載方冊朱子彙次成編總四
十六人題曰伊洛淵源錄所以上泝洙泗下衍
考亭之流可見道無一息不存因其人而明焉
爾國朝許文正公身任斯道傳之右丞耶律公
俱掌胄監唱和伊洛之學使其淵源之盛充溢
四海故為士者皆知根據理性考精粹而棄穿
鑿其於聞道反若出乎三代之前者盖有所自
來也右丞之後行已公光嗣家學曩貳憲湖北

嘗出是編壽梓鄂泮及調江東復命刊置姑孰
郡庠值太守子明高侯大新廟學圖興教養之
具喜得其書用廣傳布府推李君全初協心董
事將俾學者探討服行約諸身心建諸事業歸
宿乎仁義中正其於人文世教信有補益哉

送教諭張彥聖序

先王仁愛斯民其政尤要者三治有封建養有
井田教有學校三代迹熄首變治養之制代相
踵襲莫能復古所存者唯學校久而益廣誠以
性衷倫理在人至重不可一日不明於世况乎

考德藝美風化又國體之所急哉漢晉以下學
盛於京師而郡縣無定設唐宋以來學布於郡
縣而教官無常銓縣倚郭者皆弗克特建附隸
郡庠而已今也邑必置學必命官祿雖輕而
道則尊勢雖孤而任則專去民家近禮樂之澤
易浹於百里是以儒者試仕願階乎此有不屑
於它岐焉華亭為古名邑倚郭於松江廟學弘
麗廩帑豐物稱富漸右曩余識其文物類脩整
醞藉有機雲遺思故談者舉教官美任為是邑
屈巨擘行省以斯職授諸彥聖張君可謂得其

人矣彥聖科第世家也學敏文贍超躡等伍如
奇實橫道趨者樂競嘗位賓師于鄉校端表儀
肅條約弟子說上推是以教華亭啓義理之秘
藥浮奢之病新耳目之習謹身心之脩則德藝
有不考歟風化有不美歟性衷倫理有不益明
歟然余告于君者非以是為足傳曰惟數學半
又曰仕優則學君子之應乎外正以資乎內也
子其砥利器馳堅車必得儁于千萬人之場將
使科目由已重無使已由科目重廓其用於時
是固君之所志而余之所望也豈徒善諭一邑

而止哉

送海漕官徐師顏序

朝廷經國之資仰給於東南貢賦者惟田租屯
盛荆揚荒服遠王畿數千里外巨艘山矗歲漕
三百餘萬石涉越溟洋達於沽口風潮恬便旬
可抵燕視古鑿渠引河勞工力阻湍石困於輸
將萬不侔也海漕開府姑蘇品居正三寵以銀
章位在列郡上勢埒藩閫其屬千戶命服深紫
金符煌煌每督運至京戶部奉旨燕勞錫予特
陞其爵豈不為邦有儲峙乃命脉之所寄哉太

平為瀕江下郡秋租十、四萬石今年春夏兩運
漕府以千戶徐君來督事準量適均官無虧逸
人不知擾往時漕夫恃豪倉曹恃衆氣不相弱
啓釁片語攘臂奮呼黨應遙午鬪揆擊致延害
於民市肆晝閉物情震沕歲常徂習不悛有司
莫能輯也比者治郡皆賢大夫重以君之才柄
故能潛遏競端勞績彰偉蓋君乃吳門巨室其
尊人領漕職風烈鬱存則繼美於先世者有由
矣諸公名流以君勝任而民感德之於其行歌
詠累牘俾予述其槩竊惟詔旨嘗賜天下半租

而民力向紓奈之何中原溺歟天子痛元七橫
罹飢溺脩德弭災傾庫廩以賑救仍下令蠲全
租近京師穀價翔湧公室私家皆以不給憂則
夫延頸而望哺者方切也於斯時也君宜速於
往以佐其用勿使粒米如珠而重朝廷之慮也

送丹陽山長劉彥質序

姑孰城東南羸兩舍井邑豐華地名黃池其學
舍曰丹陽書院老屋數楹歲乏常入教官借廩
郡庠幾無容託肅至突未黔尋託事去無以振
宣文化踵襲滋久見闔為常禮摧樂暗莫克扶

植余竊病焉其能釋余病者僅彥貞劉先生而已常端坐論堂舉五典三物之懿誘導諄切闡揚朱詩經緯其性情溫柔寬厚人樂親之寓况澹寂空室磬懸唯簞豆自奉無金穀出納之煩得肆志於理與乃考創學之由知自西山真公巖潔祠報使其餘響遺烈震蕩耳目矣郡侯嘉歎思有以慰先生之心因相其材役崇飭廟堂樹墉浚池規制合度憲軺聞其賢割天門剝儲萬緡有奇營產以給之積數十年不可興者一旦淳興光華偉哉郡府承憲旨考藝郡庠衆曰

持衡公平唯劉丹陽能然禮殿落成于泮衆曰賦以頌禱非劉丹陽不能然每入城市士大夫爭迎承歡盃酒間願望儀表以自肅也余覽天下事其可興者順勢而成為力率易不可興者建謀而造為力率難君處難如易昭有全功苟移其能措諸時用則利益無窮不特釋余所病世凡共病久不能釋者猶渙然釋矣劉越人也考滿詣余言別故樂稱其實豈苟譽焉而已哉

送趙致端序

十四年前余與中山趙致端居同里學同師治

同經自髻及冠情好甚篤游止與俱其間別久者唯侍其尊府尹縉雲時為然餘則無數日不面也輒講討理性評古今文章或倡和成什率以為常其樂藹如也時趙氏自憲使朴隱公寓姑孰市之東巷古屋逼城蕭瑟然也稍東則廡城之基其地高爽下俯深隍植以蒼竹嘉蔬盈畝中峙歲寒之亭余生晚不及拜朴隱公也家嗣即致端尊府字子範余每見其宴坐亭中靜閱書史性高古與世不合再除旌德尹志弗樂仕甫五旬棄官携家西居臨潁致端曰別去余

每西望興思往來于懷又懼致端氣質豪敏不拘小節見所接者莫已若之規戒磨礪將中道自輟去年春余在京師遇其從弟致安致本獨喜問致端事則稱其志彌高才彌進冬許昌毛公禮遊姑孰屢與余言致端如致安所稱今年冬致端與其弟致敬來尋先人舊址首訪余相見驚喜劇談舊事才數日過金陵省其從父子威君浹旬復來渡江西還徵贈言於余君業周易請舉而喻焉升象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木由尺寸而拱抱能升自

地者以積而致之也入有所積培植以素進為
以漸勿棄小善勿負已能日升不已道德崇而
才業廣將無施而不可嗟乎其必積而能升哉

送天門孫山長序

今書院星布海內類多後創教養之具不足甚
至歲無緡禽之入虛額崇而實效微求如天門
粟幣之饒佩屨之繁鮮有也教官紛列庠校每
借階餌腆祿故視事席未暖輒乞委引去視廟
堂蕪地漫瓦飄剝漫不經意求如伯明孫君守
任獨勤又鮮有也以天門之山得孫君長之其

果能振揚斯文哉書院建自前代扁以宸翰當
大江上直兩峯屹立相顧勢抗霄漢宛然戶闢
之象基弘構轟專其地勝遭季世兵攘士浮淮
續至咸賴給於茲田租石踰二千逐年蠶漁日
滋反至匱乏廢窳若傳舍有識憫慨每冀得人
先復舊觀嘉惠士子惟伯明在官卓然殫力徵
浙田歲漙購材鳩工撤新禮殿翼以崇廡塑圭
冕像百有二十脩闕齋庖招集諸生闡明聖道
以淑人心覲嗣鄒魯遺響而君遠考滿積資萬
緡以授代者於是聽試憲司需選于吏部觀長

是山者未嘗親獲交承其善終如始克蹈全美
僅見君爾行將典教州郡職益重責益深振揚
斯文當不止此吾又厚期於君也

送王子楚序

有虞世賞岐周世祿獨官不世者人賢否殊也
逮至周官師氏以禮樂德行掌國子之教然猶
考藝進退未嘗悉世其官而必任焉後世蔭補
法行或曰顯官必公卿子弟為之以幼習其業
熟朝廷臺閣之儀或曰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
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是皆偏見爾及考

漢儀二千石以上得任子弟擇茂廉者補令丞
其法良而未備今制蔭補五品之上受命于朝
降自六品省銓掌金穀第其上中下以歲月為
差至滿始受朝命許典民政蓋治民者為國之
大端理財者經國之要務將俾因仕知學練世
故涉艱難以培其才然後移以治民故不得不
自理財始此則古所無也王子楚金華人四世
祖魯國文定公為淳熙相由宋而元世繼簪紳
其父兄皆儒仕子楚以蔭補為姑孰征官之貳
夫貳也在它官特佐其長唯征稅則操柄規利

勢與長使等君雖日游廛市雜然商敗中而清
資偉觀見者珍慕猶麟鳳拔乎羽毛之倫也自
其夙承庭訓受經許文懿公之門遂有成立雖
由是以治民而為之奚難其或薦名文翰接武
朝行得以著其猷為既非驕驚又熟朝廷臺閣
之儀漢所擇茂庶吾非斯人而誰與江風載薰
歸舟言邁持觴列餞贈之以文

送經歷張景中序

銓衡重守令之選而經歷次之蓋不輕以授人
也自幕僚不辟於長官而命於朝得以均禮抗

論彼可于上此否於下彼非于前此是于後準
律而裁之當也據理而行之決也其責任豈易
乎哉姑孰郡有幕官曰景中張君執心以公雖
疑而不避持身以廉雖貧而不怨議事弗隱長
官心服其能不敢越理而肆夫幕僚有三經歷
居其長當一郡喉衿鎗鎗之司苟得其人則息
流福衍是則寄千里之命者不獨繫於牧守而
尤繫於經歷之賢也然牧守出治者也經歷贊
治者也出治得專制之而贊治無自遂之義或
不得於守雖欲語而箝其口焉雖欲動而掣其

肘焉經歷之難為蓋有甚於守矣一有弗當其
才強者矯戾以立異為能弱者詭隨以苟同為
便守以崇貴臨已上必與之異飾譽而已必與
之同罷軟而已苟守之所行未中乎理則戾而
非矯也中乎理則隨而非詭也或任其偏而贊
之乖方此郡政所以不理也若君則不然不怵
於勢不屈於私鼓唱公道見義必為無箝口掣
肘之患無矯戾詭隨之失三邑士民樂聞其善
而稱誦之及去官也歎羨思惜欲留而不可得
矣君河東人家于浙西其詩文備雄厚清楚之

氣風儀備潔美聲華可敬今將入京方嘗
登用髦俊之時則其下之賢幕官即異時之良
守令也不特陳力效職以忠於君又將立身揚
名以顯其親

施山長挽詩序

人有遠百世而相知者况同時乎凡居遐壤異
域皆同時也况鄰境乎苟言行中於義文學根
於道雖不及目乎貌耳乎辭吾將信其力善而
沒有餘思矣無它天理同然人心無間此蓋所
施君之沒士類不能已於哀音也宜哉至正初

余識君之子景中於鄉闈抑其恭也循其
乎其良也余嘉敬而深期之是歲果與江浙省
貢甲申再會錢塘而景中禮益恭德益良蓋其
涵育薰摩服父訓不違故植立如是余既因景
中知君之賢然未獲一遇以遂所願甫五十而
卒觀余友鄒功父狀其行謂君立身本諸孝弟
忠信持己以敬善奉親睦族恤孤濟危雖三代
淳厚之信蔑以踰茲余又知君德脩於內則其
綴文攻詩藝於培養之素異乎雕組末習矣君
家宣之雙溪受辟長初菴書院未及赴任其卒

也姑孰郡邑大夫暨在泮搢紳聞而感傷今窆
有吉卜遂相與聲諸挽什用相紓謳姑孰與宣
鄰境而大夫士未必皆識君也韻度悠然寄其
哀思豈非力善可慕出於心之同然者乎彼其
富家大姓歛怨興讙猝遭變故衆心幸焉余以
是益歎施君之賢不特可知於斯時將有遠百
世而相知者矣

送張誠之序

朝廷課守令興學居六事之一屢飭風憲勦勵
人才風化之寄有所委屬然而肘教印者撓於

錢穀出內正錄曠為閑秩遂設大小學之師曰
訓導表儀諸生每旦望守令謁廟聽講或憲節
按臨羣集論堂獨以師生藻黼學宮而訓導為
職反重於教官矣至正甲申冬江東憲官來戾
泮黌懼教養弗稱命選訓導教官宿儒合薛進
曰有張姓字誠之巷處受徒行義文詞允宜是
選監郡子實尚書郡守仁卿胡侯遣幣致辭誠
之遜避再三乃起供職憲官分庭鈞禮郡侯喜
於得人士子慶學校之不廢焉及胡侯考滿子
明高侯視事新建廟學君為考其制度高侯致

政去尚書綱總學務其為人剛嚴少與可君與
之始終三載無違言忤色人以是多之歲大比
充賦于鄉且請解職學正臨行簡學錄劉彥英
登門固留而其意不可矣嗟乎古道浸遠薦於
力學者寡勢燄之所歸貨賄之所在紛紜是趨
孰肯甘澹靜以自泚其身哉君既有植立推善
及人而學校有所賴於張氏其有光也張之先
來自安豐居當塗者累葉今為當塗人

送篤彥誠赴官紹興序

至正初科制復興國人增試明經造迫試期鼓

篋場屋者類以未暢全經自惕然積學深純見
理明徹則敷繹有裕時彥誠以詩經領江浙省
薦試藝京師弗合而歸歲甲申大比又領薦行
省乙酉春遂得雋春闈奉對大廷余亦與計偕
在京師聞稱右榜之士莊肅端慎入輒以歸彥
誠受衡陽縣丞以毋憂不赴改紹興錄事司長
官即字牧正官也今年春余較藝南宮寓都頗
久見新進士及前兩科登第求仕者多除字牧
正官彥誠因有是命焉竊觀近數十年朝廷拔
文學之士共治天下不過徵求隱逸也作養曹

監也開設科舉也然起自丘園卓有顯效寥寥
幾人哉曹監之選歲僅六人至於躋省部應臺
憲幕脩國書掌教成均布滿庶位下至寄郡縣
之命凡補益治體者多自科舉出上意責望不
薄也今彥誠之官越上猶故鄉也人情風俗知
之有素茲其所蘊施諸政而有餘矧其同官徐
國賓余曩忝同貢彥誠與之協心蒞治禁上撫
綏越人必被其澤而克上副責望以增大科之
光也彥誠既往出此質於徐君以為何如哉

送蔣茂切序

稱學校之盛者非貴其金穀豐饒棟宇宏麗在
乎得人施教使詩書禮樂之澤涵濡羣心為國
家育賢才為斯民美風俗任是責者由於訓導
得人也太平學宮教授缺負正錄代出內日趨
走奉承不暇然教事卒賴弗墜者幸有蔣君茂
功以訓導為職耳曩郡侯承部使者命求髦雋
為學者師士論翕推茂功無忝是職教官踵門
迎請遂謁廟告至官僚寓公薦紳名流羣執賀
爵列進德堂賤夫下走亦知為得人日坐公齋
敷揚唐虞三代心法治道紳繹微旨及伊洛格

言委曲誘進學者歸心太守高公興造殿庭輟
庖膳君僦屋于市以居其徒朔望仍會講公堂
不廢常儀今試藝浙闈棄職而去衆謂余與茂
功雅交不可靳一言以泯其美余惟君在庠舍
幾三載當監守之親蒞分憲之按臨御史之循
厯宣撫之詢訪能使學校光華稱盛于遠迩苟
不自以為至端誠簡重克拓志業又將展摠才
猷適用於世豈止若斯而已哉

送王生序

宛陵王生廷洲嘗受業於余今從父官奉化同

舍生請曰王及門且久去有離索之歎吾黨亦
戚然于懷願先生贐以辭余因自念弱冠時閉
門獨坐研討經籍頗涉諸家慕古人脩詞章病
未達其要乃從朋游間得四明畏齋程氏讀書
日程放考亭六條法及呂舍人規節目次第筋
聯脉貫使攻儒術者有措式遂遵效其畧持循
累歲真若承嚴師而親畏友也既長為童稚師
獨愛導以程說十年前分教泮庠廷淵來遊摠
衣弟子列聽演易旨探索象數義理之隱積諷
覽考覈亶亡忘疲年漸盛猶請益不已近數載

余東游吳西過淮汴歷燕趙齊魯往回無常廷
淵亦深居寡出姑孰人士敬其德性悅其才藝
羣遣子弟執禮事之儼室邃巷勤於訓說余於
程蓋私淵焉者則廷淵治身誨人其端緒亦有
由也奉化距四明城兩舍程氏教育遺澤在乎
人心子之往也敷求典刑進而不畫博焉以會
其理篤焉以窮其實尚其強勵而惟永終之圖
余既喜廷淵之行而成其學也而自惜不獲親
炙於程逝也又以志余恨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送李儀伯赴西臺序
國家以諫諍繩糾之任託諸憲臺遴選才德為
監察御史所謂彰善癉惡激濁揚清者所繫特
重焉官無崇卑聽其舉劾政無鉅細賴其維持
將以廣一人之耳目建百僚之標準稱是職者
李君儀伯大梁人也其尊府嘗持憲節君自早
歲即以名節自許初通守汝州遷章立尹以最
績聞朝用薦者拜南臺監察御史乃至正戊子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序

送李儀伯赴西臺序

送李儀伯赴西臺序
國家以諫諍繩糾之任託諸憲臺遴選才德為
監察御史所謂彰善癉惡激濁揚清者所繫特
重焉官無崇卑聽其舉劾政無鉅細賴其維持
將以廣一人之耳目建百僚之標準稱是職者
李君儀伯大梁人也其尊府嘗持憲節君自早
歲即以名節自許初通守汝州遷章立尹以最
績聞朝用薦者拜南臺監察御史乃至正戊子

守省湖廣連劾大官威震徼外明年獄獄州縣
情無冤疑於是憲綱尊肅而政體清嚴矣又明
年調西臺御史竊謂今之從仕莫要於言路當
不諱之時則忠國惠民之策蘊於平素者無不
可施况君心術端粹言動不苟無愧諫諍繩糾
之任哉君在南臺其同官李正卿赫彥凱李好
古皆時之所重君又與之同官于西臺蔡季珪
璋之交映也錙乎金石之相宣也言路得人於
斯為盛則何功業之不可成也歟將使斯民被
其休澤也歟其可賀也歟

送安思善赴西臺序

皇元有天下要荒之外悉主悉臣疆理四方分
二十有二道統以三臺西行臺置關內其所屬
漠隴巴蜀猶禹貢州境若河西雲南皆氏羗蠻
戎之居遠連絕域廉訪司四道既重政刑之柄
監察御史坐而鎮行而巡所以疏主澤做吏治
繫民心也安君思善由南行臺監察御史而有
是調將以國家威懷之道勸懲之法往彰示乎
西土焉方其官南臺也出按江浙行省蒞事靜
重成憲是率股肱大臣心用厭服及入閩慶讓

廉汙咨求隱瘼物議稱善其素性寬厚不立崖
峭之行而聞者敬憚文學恬退之士薦揚弗疑
蓋其蚤游上庠師承鉅儒禮樂以陶其質德義
以養其心經術試藝中高選應仕端介遂登清
要今移節于彼而風烈益峻器度益容則函嶠
未足喻其崇澧渭未足喻其深也僕聞盡忠所
事者勤勞不怨或者驅馳曠邈而偉論令儀有
以肅遠人之聽瞻使知朝廷任言責者有其人
豈不為風紀增重哉故序以贈其行

送張太初赴西臺序

出自世祿之家與起身於閭閻藪澤異蓋公卿
子弟夙習世業素閑朝儀若天性自成至於四
方幽遠物情民瘼利害纖悉鮮克周知其由布
衣應時而奮者雖應世故然多踈迂野率弗適
其宜二者恒難於兼有今乃見於張君也君字
太初保定人其高祖汝南忠武王曾祖淮南獻
武王皆以勲勇佐國初征伐其祖恒陽忠獻王
又以文學為賢相至其尊府襄孝公與其諸父
昆弟俱有顯爵自元有天下而中原世家以文
武忠孝輔翊景運王公累葉者未有若斯之盛

也君以廕補官拜南臺監察御史寬明仁厚不
殘躁以立威不假貸以縱法庶官承風望而敬
畏於繩愆糾謬舉善薦賢克盡乃心雖出自世
祿之家而能脫畧貴介且知物情民瘼若多應
世故者求於斯時亦云鮮哉踰年遷西臺御史
往踐厥職君其思盡補報不特為天子之耳目
使累善積功而不已豈不為天子之股肱乎如
是則先世文武忠孝之澤益大以昌而無忝於
祖父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在於君歟
於是昇之士知其果異於人也遂作詩以送之

而俾余序之

訾母高氏慶壽詩序

行臺管勾訾君母高夫人壽八十有四歲其誕
辰當仲冬二十有四日搢紳之士賦詩為壽惟
天報施善人恒稱其宜德之厚者福隨而厚此
理之可必者也夫人早有令儀以禮法自持長
遠名門其良人字伯元善事親讓兄弟以田宅
仁於闔族濟物樂施卓義聞于時朝賜旌表亦
由夫人能輔佐君子以成其美焉諸子訓以義
方由是管勾入仕溫雅謙謹以祿奉養恪恭子

職夫人雖深居闔閭教令不出于外然觀伯元
所行及管勾在官則夫人之賢可知矣夫人在
室為賢女相夫為賢婦教子為賢母厚德如此
是日宜享康祺登于頤耄聰明疆健食息安逸
有孫有曾垂裕者盛其福之厚方來而未艾然
後知報施自天其理果可必也傳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又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薦焉信
有徵矣于時新陽布和綵庭燕集拜舞稱觴承
顏怡愉莫不嘉歎夫人之夫婦齊年而樂其子
孫之英秀又從而祝曰夫人之壽如松柏斯茂

夫人之福如川流斯續如山如阜如金石永久
有命推恩錫封榮侈綿七脩齡其自今始

行臺管勾訾德明壽詩序

凡頌禱美辭必以壽稱天之所祐人之所期莫
盛於此洪範壽居福首賴以享有百祿者也是
以誕生之辰視為吉旦相與稱觴為壽致慶祝
之禮况當父母皆存兄弟翁和有德行以華其
躬有爵祿以興其家而又有子有孫此皆人所
甚欲而不可以必備唯訾君德明能兼有之可
謂得於天者全矣君居德州齊河縣讀書取仕

應省部臺憲以廉謹聞今為江南行御史臺管
勾性度寬淳風儀頎峻出言有章事無過舉宜
於其職見者敬而愛之二親康健重白在堂年
皆八十有餘奉養盡禮同氣四人敦於友愛子
皆教以儒業而且抱孫馬人謂譽君諸福咸集
豈非前入培植深厚而英華發於茲歟抑其賢
而力善自有以致之歟何其兼人之所不能兼
也乃月屆嘉平時維初度教官多士聲諸賀章
僉以君質如松柏壽之符也然今朝廷求治旌
賢臣嘗有德當益廣忠孝乃心王室盡其才力

必進升高顯則仁者之壽不惟在已上以壽國
脉下以壽民命是又衆之所期而亦君之所願
也

送崔文翼序

朝廷選官以任憲臺之職憲臺選官以重從事
之寄賴其稽律令操簡牘上佐耳目大臣表儀
諸道糾正百僚禮法所由出刑政所由平故惟
大體是務不以承順趨走為能此從事憲臺者
所以異乎庶府掾曹奉行簿書而已也崔文翼
應內御史史江西廉訪司照磨調海北廉訪司

知事行臺辟為從事沉毅不躁露言動中理遇事明決克稱茲選夫行臺治集慶統江南十道吳越閩楚外薄島夷其地萬里郡縣數百吏治廉汙未易悉知然風紀嚴崇為善知勸為惡知懼法度行而禍亂弭使主上無南顧之憂由得賢以任憲臺之職而贊助者又得從事之賢也竊觀斯時起身由此者類登顯仕或持節一道或歷三臺御史或位至中執法丞不可勝數其或官于省部院監無往而不宜故名臣碩望接迹當代者多若而人也考滿升秩又當砥礪名

節服勞王室必有深慮遠猷為國與民建久長之策其志豈在爵以華其身祿以裕其家而已則異時所立益有加於今也哉

總管視學詩序

今天子遴選牧守內則省部臺察外則宣閩憲司歲各舉一人課以六事特增興崇學校之目其委任之法良責望之意深矣由是太中大夫李公思敬以厚德令望出守金陵其地當東南都會統州二縣三崇臺鎮其上庶司隸其下繁劇叢脞視他郡難為也自公蒞政不勞力而治

人心悅服其於學校尤所加意亦既矣止郡庠
延聘英儒分教齋廬學者知所歸向矣惟是明
道書院實程伯子遺光餘化之所被廟庭有祀
師生有養其來已久然而宣明勦勵必有待於
牧守之良也公乃慕前賢之道德啓後覺之進
脩臨視于茲次第興舉豈非斯文之幸歟竊謂
牧守之職農桑刑獄錢穀賦役無不兼領而每
重於學校者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所以厚彝
倫美風信育賢才悉由此出推公之心其與黃
霸教化穎川文翁興學於蜀同一致也區區叨

長教席瞻承威儀以為昔者魯僖在泮頌禱有
詩敬率多士形於詠歌用昭政教之美焉

張景遠詩集序

自朔南同文七十有餘年季朝遺老殆盡斯民
長養於混一之世凡詠歌成聲彬々治平之音
矣在昔作者江左宮商振越河朔詞義樸厚當
其分裂各隨風氣以專一長逮其末也振越者
流於輕靡而意浮樸厚者流於陋率而味寡今
風氣相通無間南北能詩之士傑出相埒宣宮
商於詞義間况景遠張君又自北而南若乎舊

居河東徙家毗陵獨喜攻詩雖遇事糾紛常吟
哦有雅致應覽名山巨川仙壻福境輒吐英藻
罄其模寫使東南偉觀雄奇靈怪千態萬狀莫
能秘於片辭隻韻及情因物觸嬉娛感戚一寓
之詩其或游神冲澹托意悠深則又脫氛埃棄
雕琢故體格屢變卒歸於治平之音焉且詩亦
難矣苟培蘊豐碩志端而遠氣充而弘則形於
詠歌自中律度君髮雖斑造進未已猶當揚厲
風雅遺芬高視兩京六朝之上茲又余之所望
也

送教諭潘君序

僕幼時師鄉先生勿齋潘公諸子唯孫聞君
秀出昆季間僕兄禮之疑有質過有正其趣解
超明辯議該融足以廓人之見聞僕既幸受業
勿齋公而又幸君啓益之多也勿齋年浸邁而
君以文學馳俊聲四方戶履以所事勿齋事之
自是師道日隆矣勿齋既沒君愈自脩勵耿介
剛直人所敬服當科制輟於至元無祿養親憲
節按郡遴拔髦士為教官時監府戚晚崇貴雅
聞君譽命僚佐勸其試藝君英風邁厲未肯遽就

邦之士夫咸勸君起而為是舉榮也君始操翰
簡就試遂中首選入謂使科目興所得才能亦
豈加於斯人哉初仕富陽教諭脩廣廟學文教
煥興其民皆曰教官之賢如此吾邑未之前見
也今調嘉興重其去者歌詠聯牘僕惡能無一
言乎蓋君曾大父真居先生學以理勝大父拙
逸先生文以理高累世儒雅子孫多賢至君大
振先業屢誨鄉校育才輩出是不私其家傳今
又恢闡緒言播揚休豢以惠百里士子則潘氏
之學將流衍而未已也僕因思世之為文章者

有三古文尚簡嚴故紀述有法時文尚純暢故
進取合度人病不能兼有其長君於此素皆優
敏而必培之以深潛之功昌之以正大之氣異
時登名天府而代言翰苑益以濟美於前人則
夫善諭一邑者豈足以盡其才也哉

送學錄吳仲進序

學有錄其位第三上則典教者縮篆視出納專
署事之柄下則分教者列君齋官訓弟子負皆
有常務間其中者貳之以正參之以錄若無所
務棲偃空室為况寒澹至者席未暖輒引故去

曠瘵歲時覬滿而遷秩漫弗省所任當何若此
為正錄之庸習也夫官以錄名有糾督之寄焉
有檢束之責焉官制宰相錄軍國重事隸郡城
理民者曰錄事而於學亦置錄雖資級懸異其
為糾督檢束義無獨殊尚宜曠瘵也哉錄昇學
事吳仲進上饒人在官盡所當為不苟焉以庸
習自同於常人子處泮庠東廡闔扉四壁立以
簡褻自適廩粟僅給枵然無餘資忍於久雷絕
望上之念若教養若祭祀若月書季考及催科
營繕悉得與聞而無侵官之嫌以能協謀較勞

使功不歸已勿之有意焉爾已終三載不少廢
怠其於糾督檢束蓋無所愧果曠瘵之可議乎
然士有直身行道不阿世徇俗君子好之則小
人惡之故譽興而謗隨脩己者不易其心也而
在昇郡雖有直身行道好寡而惡多淒菲成風
樂僑喜聽不崇朝而遍城郭仲進之守官也吾
見物議有嘉而庸人賤走無毀也又以驗其皆
無所失也今將謁選行省吾黨同時寓昇者惜
其遠別俾序其事以為贈

送訾德明赴刑部序

六卿之贊佐在刑部者所繫尤重裁制簡牘議
天下之獄使麗其法死生輕重由之而決故中
書選主事視他曹加審所以慎邦禁憫人命也
南御史臺管勾訾君德明改刑部主事以其嘗
為刑部史因有是調命下之日衆論稱宜赴官
此上予因語之曰五刑之用天俾齊一下民謂
之天討人君猶不得私况有司乎居是職者其
道有二明無所蔽則察之精而情不隱敬無敢
忽則處之公而法不濫觀臯陶作士惟明克允
蘇公司寇敬爾由獄可知已自申韓刑名之說

興而虞周忠厚之心泯故秦漢以來法家少恩
間有賢英之君豪傑之士亦為其所移而治道
有愧於古君既深於律令其性仁慈寬平當贊
卿士追求臯蘇之意刮磨申韓之習制罰以中
令伏辜者不自以為冤而致祥刑之效則古治
不難復矣又申古訓以告曰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

送王秀才序

滄陽王立中來自江都從學於余友許君粟夫
許君長金陵南軒精舍招徠學徒生故聞而有

慕容論堂西齋左圖右書晝夜披考常敏焉勤
劬其進若川湧山出未見其止意將為君子之
儒也或者竊謂之曰夫江都淮海奧區游仕之
所趨賈貨之所居水陸珍味可以適口宮室溫
涼可以寧其軀擊筑吹竽酌酒歌呼又况服飾
織麗紈袴而綾襦或被薦擢則又拾青紵朱子
何孤苦于旅途而棄其所娛不幾於迂哉生咲
而不應俛首脩業唯師說之務聽而其志不少
渝余每過許君生必周旋下風趨蹌秩如辭貌
溫如余心悅之予其優異於初焉歲暮省親歸

廣陵請一言以為諭生以余與其師同年交而
視余猶師也可無辭以勗諸今夫遠萬里之國
應山險犯湍激若未易至苟日進百里十旬而
可徂矣或乃百里千里其心厭歎遂息焉而不
速其程雖假以歲年莫克至其所也生歸承顏
之隙汲_上循_上究力於學術而以聖賢為模母
若百里千里而自息者亦能復來而卒業乎審
如是則益咲或說之非而有以稱余之所予也
送陳秀才序
天之賦子不靳於富貴而獨靳於賢秀焉葦爾

之區豐貨賄榮爵秩者隨在而有况通都大邑
乎若清明靈泚之氣毓美于人器識超異而德
藝崇茂求諸通都大邑寡曠幾何故賢秀者天
之所獨靳人之所難得也幸焉得天之所靳宜
致力攻學成其始終不然自棄其天矣然學
貴得師孔子大聖無所不學則無所不師學者
非有聖人之資而緩於求師方策之間未易識
其向方或手一觸目一寓遽謂道已在是嗚呼
道果在是乎淮西學者陳師賢聞希易許君栗
夫長南軒書院渡江而東執經從游許君嘗以

易經領首薦與余同年而余承乏長教明道亦
以易授徒兩書院相去不數十步師友常相會
一時文物浸盛師賢居儕伍間觀其師闡理象
摘詞章心潛意索汲上忘勞豈非夙賦賢秀而
得天之所靳乎乃能遠涉擇師不謬於所歸其
器識德藝將由是而過人有不自棄其天矣告
別而去其友徵言為贈師賢明易以其所知者
語之大象傳乾曰自強晉曰自昭天之行也日
之進也無使之者出於自也自強以久其功自
昭以撤其蔽聖賢之學率此乎由子之得師既

美矣體驗而蹈其實涵融而領其奧又已之自
為而師之力無所施矣子歸同安見其先達仲
暹汪君參究所見聞并出吾言而評之可也

送畢仲和赴廣西序

銓選重內輕外自古為然今官京師者稱美任
官中原者次之江南又次之接境又次之邊遠
尤次之故仕由江南者不得應中原自中原出
邊遠必超進資格用是莫不重京師中原而樂
趨之於江南接境邊遠槩視以為輕唯風憲則
不然天下分道二十有二其勢均一在內者固

重而在外者益不輕南臺統十道兩廣海北為
邊遠之境廣西視廣東愈遠遠則憲府愈尊矧
溪峒犷獗負險盜掠職字牧者或不良於理歲
常弗寧朝廷遣名臣往踐厥土寄耳目之任所
以宣王化糾庶僚緩鄙民也贊憲府刑政者曰
書吏擇其才能以導揚威德去憲官最近立于
諸侯百司之上衆所敬悚余故於畢仲和喜其
行也余與畢無素交中山曹仲德來曰畢在童
年隸籍籍長而弗懈攻三尺法出入臺閣補金
陵郡史調秋浦薦廣西憲史今驅馳數千里其

志可以有施也余聞其言因念廣西憲府既遠而愈尊又無重內輕外之勢書吏雖奉承簿書亦可貴焉其拔自郡吏者一道僅三人得與是列甚難今江淮以南無慮百餘郡吏額不減數千仲和以舉者而登諸三人之列獨非幸歟必將佐其官振紀綱明法度貪縱者伏戾而猖獗者順令使禮義之美昭于遐荒乃憲紀之光華也仲德以余之言可告於畢也遂書以貽之

送天門劉山長序

天之厚賢豈以美秩豐祿驟享於少壯為一時

震赫而已故常假以歲年使練閱久培植深雖艱回滯抑不撓其所守用是心志堅才行充然後無施弗能矣自科制興幾四十載老成儒流有游領鄉薦不獲被選南宮猶勤敏不息意將伸道濟物是謂心志堅而才行充者吾於仲愚劉君見焉君鄞人蚤治詩書既悟旨歸又以聖人微權寄諸春秋乃探討筆削遺意博搜諸傳精覈淹暢學者北面而心服至順壬申秋與貢江浙行省後十有二年為至正甲申再與貢然皆弗合于春官當其得儁千萬人間而文藝恒

有餘豈於三四拔一之頃反有所不足耶故朝
議知下第之士坐以額沮慮其遺才悉授學官
君因得長天門書院天門東望姑孰城一舍昔
宋季地蹙兵警且教養弗輟寓士滿庠舍近年
以來曠典多矣自君視事崇飾廟庭增廣齋廬
日蒞論堂以理性之奧彞倫之懿啓迪後覺遠
履翕趨風教大行此雖小試其能蓋已動人耳
目則凡重任之克負其不兆於茲乎異時敷施
治道衣食生民切被當世以垂方來故知天之
厚賢其不速而遠也審矣滿代言別僕忝同貢

之好而相知最深是為序

送東川山長張彥深序

守官而敬其事雖地居幽遠若可曠緩而不怠
積業累功久而自著理勢宜然推是心也雖古
忠臣志士何以異哉太平書院四天門采石丹
陽皆在塵井據水陸要會憲節循視郡守臨勵
使官賓客舟楫車騎往來接迹長教者勤於當
務不獨可以塞責亦得見知于時唯東川精舍
邈焉與區別蓋搢紳無因而前學官寒寂勢寡
位下或才德蕪餒則沮茶弗振用是敬其事者

鮮矣僕嘗識張君彥深於金陵神表清峻有足
動人其教江寧時嘗攝邑令代行尉事臨政通
敏整武備禁姦攘踰歲大治調東川山長可謂
幽遠而宜曠緩乃劬躬厥職未嘗一日廢使經
籍宗旨禮法正論宣暢于藪澤則嚮道潔質沉
潛聖化者豈無其人乎今年夏僕自金陵考滿
歸每從士林聞譽張君夫東川去郡城百二十
里人所罕至也君異邦踈遠迹少入市人所罕
親也衆口愛憎尤所罕同也然稱善則均咸若
身至目覩者無他焉因其實而已矣今庠序滿
郡縣其當循視臨勵往來之衝漠然不加意者
不少聞彥深之風宜知所愧哉傳曰蘭生深林
不以無人而不芳又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彥深有之山主陶氏與僕通譜族多英俊惜其
代去遣人徵文以為贖余既懷張君而不遇又
喜同宗之好義也惡能已於言君將聽除命於
朝矣旅寄京華交際貴要常有謹言良猷以撼
羣聽俾施于世有以固承平之基蘇瘡殘之境
毋懷寶以自得焉鴻鵠振羽青冥無極安得携
手於此風徒延佇於停雲也

送林景山序

守令六事其一日常平得法郡邑建倉置屬以
府曹俸久者充優減其考由是林景山與茲選
焉景山旌德人貌古而言直自新安遷姑孰鬚
鬢斑斑趨臨黃堂引經援律商訂政務列疾納
其忠性愛工詩或閑隙或紛遽吟哦常弗輟往
來欄市襟帽偉雅宛有老儒儀度人莫知其為
吏及調常平乃不以冷癖為嫌欣然受委將以
展歛散周恤之策使官有備而民有情其志亦
不羣矣夫常平之名始於漢五鳳間耿壽昌之

請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利
民及觀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謂歲有歉穰
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人君歛之以其輕
民不足則重之人君散之以其重輕重歛散以
時則天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今縣州里受
公錢皆籍粟入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謂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觀歲上
中下而糴之使價平而止小饑則糶小熟之歛
中饑則糶中熟之歛大饑則糶大熟之歛或遇
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行有餘而補不足齊魏

用二子術國皆富強耿中丞之議蓋本諸此也
然成周養民之制縣都有委積倉廩有分頒振
荒恤災具載禮典聖人立法先事豫防俾歲雖
凶而常豐民雖貧而常足則管李之見又豈無
所本哉昔耿詵甫出蕭望之非之元帝時諸侯
多言可罷後漢語曰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
百姓置之不便豈常平獨可施於邊郡而不可
通行於天下歟抑亦可以通行而治之者不得
其法歟今制既曰常平得法為守令者可不加
意歟景山居其職要不可不知其法也今糴本

示增直之文輸戶罹倍償之擾貯之久則腐而
味變曝之乾則耗而數虧待哺者未沾惠於勺
鬲而中產者已不勝其配抑矣景山往盡乃心
變通有方師成周養民之制而采管李壽昌之
所長使國家實利異時下及困窮而不徒以粉
飾治具庶幾成守令之最功是則余之所期也

送劉秀才序

唐虞三代之世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渾然全才
為時輔佐道德勲業標準萬世未嘗有儒與吏
之名也周官謂儒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二者

並立然猶相濟為用秦不師古棄詩書事刀筆
吏始抗儒而反勝焉漢之時習章句者為儒攻
法律者為吏判為兩塗純任吏而用其長故有
蕭曹丙魏之能不純任儒而用其短故有貢薛
常匡之偏世不察此槩謂儒不吏若豈刑名賢
於六經
宋儒者設經義治事齋人之才興駸
駸逼古吏本於儒也審矣國朝混一治雖尚吏
世祖號稱儒教大宗師則崇儒尤重可知今職
簿書佐官府者通謂之吏先朝詔旨若曰秀才
生員願為吏者俾為之竊論秀才為文行英茂

者言生負但廩業於學校者爾文行英茂者必
將異於人生負初學何敢攀而伍之然擢吏恒
於生負而名秀才者不得與似非明詔初意此
亦吏弊不諳大體之一也劉秀才者嘗訓導南
軒書院繼為太平泮庠訓導憲軺臨部命郡府
辟為吏則與生負者殊矣所謂儒術飾吏事者
非獨見於古也余故表而出之且示取吏於儒
不專求之生負也

不事...
 其...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
 ...
 ...
 ...
 ...
 ...
 ...
 ...
 ...
 ...
 ...
 ...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序

送黃文敬長岱山序

鉛山張祐校編

天下之都邑京師為大天下之川澤海為最大
 北至于京師東南觀于海皆雄奇之遊或無因
 而往則想慕而不可親憾於心者有矣江湘貢
 士黃文敬去年會試中書今年赴官海上余故
 喜其有行也文敬居蕪湖自少有能文聲端厚
 專勤蘊德不伐弟子盈門禮法森整邑大夫樂
 稱而爭重焉及領薦鄉闈羣情慶愜以其氣清

神臞不閑於跋涉風雪萬里將有難色乃慨然
長往旅食燕山不特與四方豪俊角一日之長
而九重之巍嚴萬國之朝覲凡可娛心耀目者
無物不備志雖弗合而歸其識則廣矣行省授
岱山書院山長岱為海島隸四明渺然波濤之
黑蔚然林薄之翳精舍數椽命官任教將以文
明被于幽遐文敬越大洋登講席吐其剩餘化
漸卉服無金穀塵鯁于懷徜徉憑覽挹嗽光於
未晨睇神州於無際且有珍蠶美錯之饒饘商
貨舶之富可泛視為海之窮裔也又得往來郡

城文學儒流星聯壑聚日交接以資見聞至於
飛翰驅辭尤足聳撼轅門大府以流譽于時遊
之雄奇者兼得之矣余與文敬為同郡人前後
俱以易貢為同道復同選為浙東教職在斯文
素為同心明年春承乏越上則文敬進脩之功
益倍僮思夙昔相與之至尚肯為余一來乎

送司獄易元允序

國家立法忠厚麗禁典者固不貸其辜亦未嘗
不閔其命曲全有生之理於天地間也園土桎
梏之設尚矣飢有廩疾有醫建獄官以掌視示

惟要繫無逸泄之虞且俾矜撫或平反而得其情法之忠厚如此尤貴得忠厚之人以行其法爾易君元允瑞之世儒嘗以簿書贊治于憲府藩閫受太平路司獄人或以君之才猷使得佐郡宰邑則惠澤可以及民獄官之任若不足以淹歲月也是不然夫恤刑好生之德自唐虞三代而降雖以漢唐盛時猶有愧焉今朝廷刑罰務於寬平故獄官所繫視以為重太平囹圄寡然比者饑歲加以兵興纍執之徒不能無矣每郡府之推讞憲輅之審錄莫不嘉君能官豈非

忠厚之人哉嗟夫民有訟則陷於獄也無訟則獄無設可也使長民者理之有方導之有素孰不汲亡焉遷善而遠罪訟何由生君秩滿將有長民之責尚其以無訟之本反求諸身哉

送采石山長濮友文序

江南山水雄麗之區以采石稱樓觀亭祠皆據勝境跨高冥俯清冷可以縱心目之娛覽臨流而廛室宇巍華貨貿充溢民業醅釀多致殷富宜有書院闡教敦俗庶俾其人不至荒於遊逸急于驕奢也書院創自淮陽獻武王保定張帥

地當四達之衢往來者陸則車騎水則舟航過而瞻禮尤衆焉至正己丑歲余客昇與番易許栗夫於御史家聞有談采石書院山長之美者因叩姓名則知為濮君友文中山人也御史歎曰安得與斯人接辭哉明年濮君來昇御史見而傾倒余與許亦在坐此識濮君之由也又明年余歸太平望采石幾一舍雖相遇不獲而相知不淺及壬辰孟春滿代矣君在官復沒產曰三江渡歲賦水利供祭祀脩完廟學乃塑獻武像祠以報功自喜錢穀少而出納不煩得以詩

酒徜徉於山水間與天地清氣酬酢物表亦教官之高致也况能以闡教敦俗為務儒家子弟尊其師道德藝是習雖欲游逸驕奢寧不警省於心哉君文獻之族才識老成衣冠言動有故家風度嘗歷江寧武康教諭升今官將由是表儀侯泮教行千里之郡其績業有加於此從可知也

送浮屠慧師序

始吾見遊方之外者入空寂出倫理與吾道不類也既而行南北歷名山巨剎時與釋子接或

博辯多聞或靜默有覺或記閱能文章皆知仁
義中正之旨至其祝釐于上有君臣之分焉不
忘所自出有父子之親焉羣居怡_七規諷以善
有兄弟之情朋友之誼焉則既與吾道類而又
嚴敬其師勤勞不懈一得所傳心領膺服終身
不悖而吾黨反難能也從吾游者崔生子元義
興人也來姑孰寓光孝禪寺_七僧慧師日巖乃
其鄉人因生過余目其威儀則服行戒律者也
耳其言論則習聞聖人之道者也其學以無為
為宗以不二為法以去死生為向方以實相具

足為歸宿吾知其有可尚者未幾崔生請曰慧
有母在堂其授業之師亦居義興而敬師之禮
甚至歲時省視往來以為常今又將去以其平
日好與文士游故賦詩為贈願先生序之嗟乎
天道不外乎人理佛氏功行之脩無擇於巨細
况孝敬之心不衰則其天者全矣吾喜其與吾
道類且有吾黨之難能者安得不與之言哉

送教諭彭景先序

江東文物番為盛僕兩入京見南士官館閣翰
監或負才學旅遊樓_七以至賓貢春官番人居

多比叨祿金陵見仕郡邑掌校庠者復多番人
時景先彭君受當塗文學自番赴官便道過余
一見如素識言論英蕤理富機敏知其學有本
原信宿辭去余既歎不獲與君久相從游然獨
喜吾邑得賢教官今年夏代歸私慶日被薰淫
君尋滿秩會方新而別已迫固不得不鞅上于
懷也曩柄臣奏廢科舉三臺二十二憲司上疏
請復不得命御史及各道憲節以文藝試士為
教官時南北學者無階取仕與選則榮炫如擢
大科老戰場屋者咸樂就試君以御史舉名占

高等及來蒞職堂揭誨語敦厚儒習俾知所尚
逢掖敬從學素無帑庾缺祿給晨夕君介守冲
澹無苟得意部使者及郡監守知而嘉歎分泮
廩充俸著為定令有祿遂自君始其盡心學務
勤若理家廟宇齋廬葺治完美創亭宮墻左地
幽景曠俯仰山水相忘於物外顏以樂山水亭
而理致高遠矣僕已慕番盛文物而君復若是
尤有光於斯文哉今朝廷屈羣策以綏萬方使
在位效力者如君不少曠瘵則臣職脩而王化
洽而君之才有可嘉矣其去也貴公俊士羣饒

溪郭俾僕叙其事如右

送汪教授序

汪氏為神明之胄居新安七百餘年族屬蕃衍復多賢秀其福澤流被雖久益深而又有若處謙先生者出君子謂積善之慶果有餘也先生之應儒官也始諭長洲調長清獻書院升嘉定州教授凡三仕皆久任最後典教姑孰姑孰學校東南稱第三匹休於漳明士風淳厚稱小鄒魯先生視事似不能言若不勝衣者及其登講座進諸生導誘淳懇羽翼綱常表章道義使先

王遺教之懿入耳而著心嘗與郡侯大興堂試做科舉式所選多髦俊文風乃振其接物和易至於不可則義形於色志莫能奪又人之所難也甫歲餘即引退士子驚愕相與議曰先生備天下之達尊神氣彊健才學精覈乃高舉而去弗克盡摠所能曷有以為賢者之留遂相與力請而其意不俞矣僕等出入泮林望其表儀而起敬知其長育文獻之邦父兄師友漸陶有素故見聞異常人雖老猶不自足視世之苟利祿者往也去官為戚而印綬不忍去手其所為

何如也先生由此佐大府宰鉅邑推善教之心以施於政則功惠及民如春陽時雨溥煦無窮余將側耳以聞嘉聲亦有以慰此心云爾

送醫官黃與任序

歷代陳迹去今懸遠矣論及漢唐全盛時猶使人欣快於百世下况當海宇混一而文明隆熙之治與覆載無極雖漢唐全盛之天下不能比其什一士生斯世身親遇目親覩凡德學技藝充足於已度可濟用者願效力行志自拔衆中奮袂振策趨集京都星拱雲合不特受官可以

為榮得祿可以為養而且水浮陸輾經閱萬里遐邈如周旋堂室間喬嶽巨鎮之奇大河清濟之雄皆在指顧又得仰瞻宮闕神麗以至廟廊列司之崇貴車馬人物之繁華常紛紜而日接此黃君與任所以兩入京都意有在於茲歟君儒而醫者也意氣動當道因為醫官歷長林右鄖樂平陞太平路醫學教授使其在京師擢置長選累資級以踐清華則興事樹功將無不可僅官於醫志若未就然而遠游勝歷見漢唐全盛之所無居其職又足專衛生活物之寄其亦

可矣黃氏家新喻其業儒醫傳已七世君從祖
曉峯官奉訓大夫臨政州縣利澤及民壽幾百
齡詩文成編於軒岐而下諸家之書領悟要旨
秘方靈劑世未知者悉授與任自其耒肘教印
郡府官僚寓公多士及閭閻庶民恃以為命切
脉視證究極根源叢草木玉石昆蟲諸品遠君
臣佐使之宜或相助以全其性或相制以成其
用易呼號為歡欣起沉篤為康裕然郡官寓公
士民所產之地有北庭焉有西域焉燕魏齊魯
焉江淮荆粵焉稟氣異而致疾不同君隨類應

其服餌無溫涼寒燥之偏乃家傳之有徵也今
將別去醫家者流羣謁文以為贈余惟黃君以
仁名其齋以同仁名其堂天地生物一元妙化
運行無間全體皆仁人具是理惻隱慈愛之真
隨在呈露醫者功用最近於仁視人疾痛癢病
皆切於己矧君講求儒術苟克治存養使仁之
性純乎內拯療惠濟使仁之道周乎外由教一
郡等而上之其仁流浹益遠京都熟路遍復馳
驅則異時之所遭異乎曩時之所遊也

送黃尚明序

凡邃於學而豐於文必以極致為歸宿之地所
由得者有二焉沉潛乎幽窅以畜其才也經涉
乎廣遠以充其氣也方其闔戶深居稽經繹傳
雋嚼六藝羅絡百家燈鈔曙閱手不輟披口不
絕誦固能沉潛乎幽窅矣然而天地之高廣也
川嶽之雄竒也南北疆域之大也遠近文物之
至美而繁也非寡交罕出者所能悉知而徧觀
於是行四方則視於目者非其所常見聽於耳
者非其所常聞賢可尊而師也善可親而友也
經涉既久其氣有不充矣乎余嘗聞關浪湧喜

與豪雋伍得其類此者多西江之朋也近歸姑
孰識黃尚明臨江人較余所得西江之朋則又
歛焉而容敬薰焉而德和蓋其蚤歲脩省于家
有沉潛之功不遽以自足操舟東渡歷吳之郡
邑因雷姑孰時嵩溪馬侯新建義塾招徠學子
議選髦士聘為塾師衆以尚明薦遂登講席教
事乃振暇則與客躡喬峰俯洪流訪前賢遺迹
追逐雲月調嘯於物表今又思維揚為四衝之
會將浮游淮海其經涉者益遠矣儻回翔而西
則鄉之人士見其學之邃文之豐有加於昔也

寧不改容而敬歎也耶

送黎仲良序

友人王克明以上黨黎仲良來謁且曰黎本潞之名族仲良在京師奏名為胄監生受鄭州學正精風鑒術蚤有蘊負自視歐馬於是應燕趙之疆東至齊魯南游于荆楚吳越將務富其學而充其才遂以益齋自號若其鑒人窮達壽夭奇驗縷出特餘事焉爾今其來也聞子有素而請見惡得靳一辭以賁之哉余聞克明言因取仲良齋扁之義而告曰伯益謂謙受益仲尼以

遷善改過為益德無盛乎謙尊光而卑不踰其益為何如也君子遷善則過必寡改過則善必增相資交助其為益又何如也上黨隸平陽民俗剛勁而任氣仲良儀恭禮和惴惴如不能言有謙之心哉意其親賢取友於四方得遷善改過之道故無負益齋之名也世之挾技術涉江湖觀貌聽言辯氣察色臆度禍福妄期榮富以徼利於一時俾庸躁之徒生覬覦僥倖之想茫茫滿路而未已不徒無益反致損焉合伯益仲尼之言而加警者仲良所以益已也即風鑒以

持正論使人知力善吉而恃德凶所謂相形不
如相心者仲良所以益人也今將官于鄭積其
歲月受命陞職又當推其益于時未可以技術
自待也仲良宜知所擇哉

送馬仲雲序

隆平之時有臺察以肅憲綱征伐之際有將相
以統兵政奉承於將相臺察能不失職保有令
善則於佐理一邑又何難哉馬仲雲世為薦紳
家結髮事刀筆嘗為吏金陵郡臺察蒞焉天子
耳目大臣坐鎮尊嚴聯案列居霆轟而鸚鷺乃

周旋其下儀度整閑接物無訐郡幙缺僚拔君
攝其事處置有方羣吏懾服及掌官廩出納田
賦數十萬悉稱其平余在金陵見其勞績喜吾
邦有人行志於大府受知於崇臺也考滿歸姑
孰除長洲幕官適淮南兵起姑孰濱江迎送供
億日不暇給郡府委君贊畫當塗未幾三省行
臺官皆以宰執領大將治師江上軍需浩繁責
辦於旦夕陵轢摧撼寢食不遑仲雲應變神捷
當路咸喜其能不唯免過而已今將赴長洲雖
劇縣刑名之輻輳錢穀之富穰倍蓰他處然於

臺察將相既親歷其難而其才有為則佐邑無
難矣古謂遇盤錯而別利器仲雲有焉余惟姑
蘇為東南財賦甲區比歲民力凋弊蓋地產有
限而橫歛無窮或有謀策徹在上之聰推以矜
惻之心濟以惠利之澤使赤子樂其有生亦吏
治之光華也

送張文恭序

士所願者有文學以美其身有名爵以行其志
天下文學所萃者辟廡也天下名爵所出者朝
省也張君文恭則隸業於辟廡知名於朝省者

也往年鄉試東平衆謂其當擢大科乃弗如志
居京師執經聽樂趨蹌胄子之列不自滿而遽
止一旦去燕歷齊魯浮大河而下涉淮沂江游
觀于吳楚至正庚寅秋余與之邂逅京口同舟
抵金陵君覽六朝故都時與賢俊伍既而訪舊
姑孰明年余歸而相遇言論意氣視昔有加所
至弟子歸向故居有廬食有魚門有長者之車
雖羈旅萬里而觴詠自娛今北上為卒業計吾
意太學先生及諸公卿皆將叩遠遊之所得君
可默而不言乎今徐豫荆揚之域七郡縣百餘

兵火蕭條黎元塗炭江河淮濟天地血脉貴乎
流通乃至分截海上攘奪阻塞糧道擁重師者
未明戡定之方有民人者不先撫綏之術財用
耗費公私罄竭力後愈橫賄賂公行文武才略
可以立邦家太平之基者豈無其人哉或者任
之而未至取之而未盡爾文泰以身歷日擊者
發忠讜之議聳樞要之聞宜有濟時長策以副
當代渴賢之想由是以文學取名爵蓋非幸而
致也

送許經歷序

至正辛卯春喻川許君來長姑孰郡幕時承平
既久官事民俗一皆簡靜以吏文贊政而有餘
值兵起淮西連破州縣姑孰並江相望孔迩城
堞久廢軍伍寡弱君謂難於守禦大募民兵明
年武昌陷饒信徽廣皆不守行御史臺中丞江
南三省平章並領大將以姑孰居要會掛印開
府招勇悍集輜重府官多以差遣去故長幕者
不克少休董造兵器動以千萬計巨艘良馬武
備赫張出師之日疆弓精鎧虎旅雲趨金鼓震
爨旗纛蔽空許君亦與有勞焉築城役興時進

善策上官聽納大軍征討假道不絕君出入鋒
刃間供給不避艱苦暴兵犯寧國界及據溧水
四境日迫勤議拒守之計又明年春淮南省平
章將兵來援駐劄城郭供給益繁士馬飽芻粟
於是據溧水者潰境內脅從悉降自君到官未
久羽檄逼至不得從容坐幕中晝夜奔馳寢食
弗安家累隔數千里音問頓絕曾無私憂形於
言色唯思盡忠王事而已觀君神儀蕭散世當
無事謙抑逡巡似不能任勞劇及軍興隨機應
務雖紛擾倉卒意度閑雅何其能也然數十年

來南人不得仕省臺院部僅補遠道憲史君因
以吏役應海北兩廣憲司除惠州路照磨陞從
仕郎太平路經歷嚮使累朝股肱耳目之臣祗
率世祖舊章南北人才視之無間俾其君子彙
進小人愛戴而致治之美垂衍無疆夫何妄生
區別於一統之朝日益猜忌懷憤諸人亦以擯
棄不錄搆釁引類發於長淮數千里間蔓延江
左干戈爛熳亦有以致之比者悔過復國初
之制產自吳楚者得與中原人等則許君秩滿
銓司考績非復向時之待南人者比予故因其

行以卜世道云爾

送程子舟序

人有同室而異心異鄉而同道者其故何哉彼異心者重利輕義易進難退已絕而益附已去而復留雖嘗同室不害其為異心也此同道者愛惡之公正議論之讜直毅而能和通而有制雖出於異鄉而實為同道也僕得納交於程君子舟蓋異鄉而同道焉君世居婺源族人仕姑孰因來視有薦其文學於郡府者遂聘為泮齋之師遣僕歸自金陵同時分教而自賀其得友

也列居鑪亭罄效相應晝則茗飲而集暮則袂屬而歸每聞君語心用開悟源上清濟之貫濁河也其為人也不可勢屈不可以利誘義之所在汲上趨從至於正色斥邪據理折傲卒使公道昭明而異心者不得以同室矣遠近嚮風登履雲翕君得以闡揚經術雖擾上危急之秋教養不輟學校光采冠于東南君至姑孰之明年婺源陷南望悲嗟及婺源平來者報毋夫及妻子避難皆歸室廬具存疾癘不染又以見作善之祥也道里漸通將圖歸省僕亦東渡浙

江同道而遠別寧不愴然于懷耶尚冀脩其德
業充其才智出濟時艱當有餘裕毋長往而不
來也

送豐旻良序

天下之至險者水而已智者設為防庸制其汎
濫潰決之勢不惟遏絕民害且成潤沃之功物
健而奔逸者莫如馬故馭以羈絡雖懦夫亦能
擾而馴之使其勝重而行遠人有心也一或邪
僻其險於水人有欲也一或蕩靡逸於馬矣先
王之治天下也執其樞機不勞力而衆自定防

之馭之有其要耳示以道德仁義習以詩書禮
樂教立而化行杜禍亂之端延泰和之祉曾何
險逸之虞哉然古者為教其原出於朝廷後世
為教其責歸於學校今郡縣學校之教學官董
其事訓導專其職則師模所繫尤在乎訓導焉
苟得端士闡論至理開發英才使斯民相觀為
善雖有殘暴亦知尊君愛親不至於干戈紛爭
赤子塗炭若此之極也姑孰學有訓導曰豐君
旻良其先四明人宋尚書清敏公之族至正戊
子秋同知張庸道主持學務聞旻良才行命學

官致幣徵為訓導舛良時為富族塾賓其塾厚
禮堅留未即起郡府遣縣官迎請乃至時余同
教四齋授業之際聚話傾倒相驩無間冬余赴
金陵後至考滿歸則見從游舛良者增多貴介
子弟規矩森肅余又獲與舛良同教相驩有加
馬值兵符四馳敵壓近境軍馬載道而誦讀之
聲庖廩之給未嘗一日廢重以憲司郡守臨勵
春秋享祀朔望會講升降周旋宛如承平時方
人心惶擾見庠序脩舉衿佩趨踰恬不解散遂
稍上自安甲午春舛良辭職去蔣君茂昭集詩

為贈俾余序之夫江東統八路屬亂離之際學
校教養率多停弛其七路之境兵火傷殘姑孰
治三縣獨能保有全疆民不思叛今又習保伍
之法奮威武之容將以扞城禦侮豈非教化尚
明聞風觀感者衆歟先王防馭之有要可驗於
此故因舛良而發焉

送梁教授序

至正戊子春會試南宮朝紳居江浙者近百人
相與裒金大宴江浙貢士及監生登第者五十
餘人余忝在坐時會稽梁君舛亨為國子伴讀

頎然出衆中相禮奉賓謙德和氣輝耀俎豆間
及余見太學諸先生或與六館諸生相遇每聞
稱道梁君後二載除太平路儒學教授需次未
赴癸巳秋余往會稽承乏高節書院行已數日
君始至太平視篆明年冬余以公委便道歸侍
遂得聚首泮林且見庠舍脩飾黜堊華炫弟子
游歌藹_匕彬_匕乃知君盡心厥職觀其情性寬
平倜儻舉觴屬客劇談軒豁殊無凝滯郡府薦
于江東憲司將以為憲史屬鄰壤兵警君以浙
東樂土其兄奉母在家恐貽遠憂惕然有東歸

之思郡府遂俾白事行省以便其歸士子咸謂
先生出自太學禮法習閑典教一邦方以善道
化民育才惜不能竟其所施於是賦詩贈別期
以早旋余謂仕而行道顯其親也歸而承顏安
其親也移孝以事君其為忠也大矣夫如是必
能厲志秉節隨所任用宣著於事功如古所謂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豈不增倫理之重哉

送楊生序

余頃居海濱聞海人言有漁者力彊而善游厭
綸釣利薄采具于淵無所得遂緹致岸底入水

百仞餘覺有物焉負而上塊然塗砂重蘚錮結形質莫辨其徒相視駭笑偶越賈輿錢而過識其為奇願市得之俄而倭賈舶至亦欲買以珍貨兩賈爭求長價至數千萬錢漁以越賈先市特貨與之及募剖斲乃巨蚌也得徑寸珠二圓潔晶潤瑩無纖類光采流射日中艾觸明火煥燄希有寶也越賈由是益富嗟夫物之可寶者如此而士之可寶不尤貴於物乎楊生子直嘗從余問學其華美不露故容辭弗殊常人與塗砂蘚錮之類也始者受徒里閭福定楊氏聘為塾師明年溪南劉氏奪而聘焉又明年楊氏增厚幣踵門懇請子直之父喜復故禮命赴楊召猶兩賈爭求而長價卒與諸先市者也吾聞楊氏賢而禮賓其子弟多令器虛席待子者一載今得子至真若得徑寸之珠子宜敷聖謨明理緒使其疑釋而業精期底于成德豈不猶越賈之益富哉又惟古君子之教人也獲學半之益子惡得不反躬以自勗藏諸已而深純有媚川之功施諸事而美若有所照乘之用書曰所寶惟賢其子也夫

送程推官序

凡臨民為政脩於外者不若誠於內善其始者不若保其終今之從仕於視職之初執禮奉法似乎公也敏事服勞似乎勤也貨賄不通似乎廉也是非有斷似乎明也或存諸內者非其誠徒藉是以立威徼利由是公不勝其私勤易至於怠廉變而貪明隨而蔽遂不克保其終求夫內外始終之一致者余於程君德明見之矣至正丁亥冬任太平路推官專理刑獄詳於聽讞用平反之法老吏憚服不敢任情出入人罪越

三載淮西兵起郡地危急府官多以守隘去職君受省委兼署府事省臺諸大臣來治軍旅為之繕甲兵具糗糧奔走供億晝夜不得寧居民乘釁攘奪者輒擊死於市用是衆不思亂淮民舟居避難蕪湖利其財者執以為寇累繫獄議將盡戮君往推究雪其寃免死者三百餘人大軍來過迎勞罔不如意事當繁擾未嘗避縮遇倉卒不疾聲厲色其鄉婺源素無兵難或勸其遣家屬還為自安計毅然不聽未幾婺源果陷又三載代者始至在官六年公勤廉明有如一

曰可謂誠於內而保其終矣程氏為忠壯公苗裔中順大夫苟軒先生君大父也用其廩主新城丹陽簿遷清江鎮征官陞候官縣尹建寧路推官調太平其在丹陽清江候官皆久任而於太平益久官至于久能稱其職孰謂久任之制不可行也哉既代士類為詩送別俾予序之若其政績之詳載在去思之碑茲故不述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送楊廷玉引

于湖昔有賢令楊姓長沙人善理政副慶遠安撫使地當嶺南要害蠻夷土俗怒則戰爭遂撫循其民夫以楊侯才德僅官小邑遐徼其子辟帥曹而早世天之報施若不得其平也子既歎揚侯之賢憫其子之不顯而思識其孫今廷玉之來也吾安能不悅乎嘗受業於梅溪李氏李以博學望湖南故其成立也異才德不墜其世

守宛然令器也天之報施不速於近而悠於遠
將以昌楊侯之父子者昌其孫曷嘗不得其平
哉廷玉留于湖訪前人故跡道經當塗泝長江
南歸荆湘予友徐仲善集詩餞別告予曰廷玉
歸省毋將廕席入官子宜有以榮其行予惟省
親孝先於愛也廕仕孝移於忠也一舉而二善
存是為引

送曹秀才引

漂水之境據太湖之隅城郭介山阜間金陵當
其北姑孰限其西非翁蓋往來之衝產茲土者

雖讀書抱藝能亦隱而弗彰苟厭其邑鬱不吐
之金陵則西之姑孰焉金陵憲臺所蒞漂之求
仕進而往者為多若問學則從游於姑孰前後
至者踵相躡也漂人曹子實儒族也嘗侍其祖
官浙東歸未幾而至姑孰以文獻舊邦多賢士
寓公子實翱翔乎其間觀感日深請益日不倦
仁義道德之言藹乎其日聞詞章記覽日每有
增暇則日從賓客游觴詠咲談文義日益盛故
皆樂與其進焉嗟夫世俗急仕進緩於求學舍
已為人本末失宜可憫也孔子曰學也祿在其

中矣因其歸書以遺之尚克底於成哉

送申振之引

大名申振之由憲司典牘為獄曹於姑孰人謂振之通才憲司要途獄曹細職舍所宜處俯從乎細惡足以盡其才乎是不然箕九仞之山必始於下航萬里之海必始於近國家恤刑釁禁典者視以寬厚廩焉是給醫焉是療此獄職所由設也姑孰訟簡狴犴蕭然振之餘暇必思法何為而可行刑何為而可惜善何為而可勸惡何為而可懲縲紲何為而非其罪桎梏何為而

非正命與夫革心禁暴之方資其用於他日者要亦求之於素也積其歲月升吏溧水州由州又升憲司不難則所謂箕山而航海者實此乎始孰謂不足以盡其才也哉

送谷美之引

甚矣才之難得也所貴乎才者能適用於時耳今封疆千里郡府統治事若盜牛吏曹持案牘研律法以佐其官責不重乎金陵谷美之生長富族輕財好施予慕者多容其門由是家資無贏餘當道薦為姑孰郡史明於政體陳說可否

當理弗苟乃適用之才也予曰其事而驗之蓋
不以富累其心者則亦不累乎貧也美之前時
未嘗驕侈自盈及為吏而貧又豈窘戚不能自
安乎矧積而能散其不貪也審矣求盡是道在
儒者猶不多見乃於美之見之今調廣信囊橐
蕭然是行也不變平日所守遇事有方雖處繁
劇亦優為矣於乎尚慎厥終久大斯可期也

送劉生引

莫難耕於硤确力倍則可以有秋莫難濟於湍
激力協則可以挽舟君子務學不計材質之敏

鈍力之薦而不畏其難則可以趨於成也聖門
傳道唯參也魯而有得才辯明穎者弗與豈其
材質不敏哉學有力不力焉爾東平劉生從予
學未久而去請一言為別嗚呼材質天所賦也
學力已所致也措於其質視學為難豈予所望
於生者彼硤确之可耕湍激之可濟亦在人力
為而已矣狃於安而憚其勞者怠也甘於退而
沮其進者畫也無是二者力薦于學使義理充
溢於中光華宣暢於外庶幾其有成也予師也
故規之以辭爾其聽省毋忽哉

送李國用引

學校之政必先於教養教養之具必資於金穀直學司金穀出納苟用當其才分守而公處學政可期於脩矣士夫之論重教養而賤金穀朝省之制由直學而陞教官位無崇卑以盡職為賢爾孔子大聖委吏猶屑為料量平會計當司出納於孔門者此其標準也天門書院稱京東南李國用直學於茲學田在浙西豪佃租賦不供悉懲其逋廩有餘粟帑有餘財脩廣廟學非用當其才而盡其職者歟予觀國用猶利器之

解盤錯今將陞教官乘時而出君子之道毋久
隱於澄澗幽竹之居也

送馬師魯引

朝廷以吏術治天下中主之才積功簿書有致
位宰執者時人翕然尚吏雖門第之高華儒流
之英雅皆樂趨焉馬氏在南陽世有爵秩官行
省者師魯曾祖也總管其大父也兄師孟昔尹
當塗師魯借至時兵部尚書清卿以貴戚出監
姑孰一見師魯亟加愛重命為郡史今遷廣信
請文識別余觀由儒入吏者應四考始登於選

也及貳幕姑孰郡府始獲託交巷寓闔扉澹然
自守歲時諸弟或來省視最後鴻來鴻字子高
其從弟也子端喜其可教遂留止從余游子端
尋以憂去鴻亦去吾固嘉生質可進道生亦非
不欲依余竟業勢弗能耳筆硯之伍惜其別也
詣余請曰白子高及門雖未久然持飭有加勤
懇充至且事師之禮恭衛道之意嚴也先生幸
有以貺其行吁吾學不逮辱諸生相長又篤友
誼如此可嘉也鴻獨未久而即然益可嘉也自
是而往省身治心言行誠一毋荒怠厥功則衣

冠禮樂之傳方新而未艾也其勦哉

送朱從善引

唐虞之德猶天矣不能去刑以底治隆後世民
訟日滋入於辜益衆得無善其法以處之乎各
郡理刑之職曰推官掌繫囚之職曰司獄推官
詰微釋枉辨察情偽銓司遴能者以任之司獄惟
典囹圄不攝它務人獨不樂為之者類貧病寡
能近年以來有能推官而無能司獄必得能獄
曹以佐之朱從善者太平獄曹也其為言曰凡
麗於縲校在法然也饑渴疾痛與常人同寧不

思盡予心哉從善雖業吏間涉書史由國初至今詔令例格纂集成編恪遵繩矩裨其官之不逮焉滿代當吏於埋民之司予嗟今之為吏者務先刑罰獨未知德義可以化民心禮樂可以陶民俗也能以是於未然則刑罰不煩矣誠如是無辜者不陷於辜庶其善承理民之寄哉

送梁生引

新安葉宗海稱其友梁廷舉者弱別嗜學甘若啖蔗平居不好游其父為郡曹廷舉厭習吏事寧委心儒素今將歸願有以教之余雖不識梁

生而宗海稱許可知其人矣今世學者或視人出已右輒萌忌疾且遏抑其所長不能損人之善適以自滋其過匪唯學術失正抑其羣居有以相漸而化也今梁生得譽於人宗海不匿其美俱善矣哉雖然余將進生於道謙虛而自處若無果毅而自進若趨夷物我之町畦求聖賢之堂闡勗其成功可也梁生寓吾邦而不吾知也知之而不吾見何也於其去也并以問焉

送高鵬舉赴新安引

邑於茅山之陰曰句容其境幽奧風氣蘊結土

多美產珍草靈木性良於服食石之色理溫粹
如玉嘉穀豐饒居人殷殖間有讀書負藝可表
暴於世者軒然動其出遊之思用是高鵬舉就
辟太平郡曹日趨侯府左簿書右法律忠厚之
意裝於辭色今調新安夫新安大郡也領州一
縣五為理學文物之區然風俗與化推移昔稱
剛而喜鬪豈復有焉則可以優游於佳山水間
霞林瀑潄清漪曾臆又有金星礦石之硯冰翼
凝霜之楮諸茗絕佳皆可助其雅致余然後知
句容美產不專在乎物矣青山雪霽振旆而南

余素嘉其性情淳確不為吏習所遷作送高鵬
舉赴新安引

送高進道引

儒學正臨行簡言於余曰廣西憲史高進道馳
驛白事行臺道經太平相見於傳舍言論之頃
文采粲然今回廣西裾風帽雪莫或寧處子其
有以美其行余惟廉訪司禮法從出百僚式焉
桂林在嶺表控制百粵為西南會府境壤荒遐
風憲勢益崇矣然其民獷戾輕生苟馴擾有方
未嘗不可治也昔人稱其倍比華風今官於斯

例升兩級俸資特優間有不良於理者遂獠夷
其民孳上黷貨煽害郡邑故峒徭承釁盜剽無
時進道奉行憲典志在澄清則有司必加之意
使國家恩威流震海嶠將無怒則獸之虞矣遂
書授行簡貽諸進道哉

送吳生引

番禺吳廷鎮與余同試場屋余既充貢京師及
歸姑孰則廷鎮職金穀於郡庠其弟字廷用實
從之來余見其兄弟友愛敦篤敏焉脩學既而
廷鎮請以其弟受易於余生遂踵門趨趨服勤

佔俾問難請益余不專導以科舉之習方將納
於高明之域而生以父命親迎歲晚告別而南
嗟乎倫理莫始於繼承孝敬莫急於定省生於
是道固知之矣余友伯誠彭君於生為鄉先進
生歸接其言動承其輝光深省實踐毋逸歆之
遷沉涵義理以成其德庶乎有以慰其兄之心
而不負余之訓也

送陶培之引

延祐未設科之先郡縣學校襲前代故常季考
不廢但經義務穿鑿詞賦拘聲病其塗既岐其

習益陋及大比賓興然後芟掃前弊尊崇正學
由是聖經旨趣日月於人心之天矣故季考之
制其文藝無異塲屋因茲而得雋鄉闈決科大
廷者蓋嘗有之余朱暇悉數特舉一二曩董伯
與以皇極題中選明經書院庚申居江淞首薦
己巳又薦余同年友鄒功父嘗以文捷於樂平
今年登進士第季考有益不誣也陶培之家三
湖之陽力學孳々乃春夏二季郡侯舉堂試主
司考第連中第二郡侯率僚佐侯泮林燕贈光
華吾宗文物幸有培之成立寧不躍然增喜哉

湖雨新霽爽入軒几咀遺膏於殘編吐英詞於
新策恢所造諸詎有涯耶若是則出身科第當
有日矣子將焉辭

送秦君用引

朝廷爵人非一塗入粟拜官未可槩以易視也
凡厚德者雖居殷富不蕩焉以肆不恭焉以侈
好禮樂善心存乎濟物乃君子操行假之以名
器非幸也秦氏故饒於資君用肆儒書謙恭節
儉有祖父風吾嘗以為秦積德數世其子孫寧
有不顯哉君用果以入粟受蘇溪巡檢蘇溪附

寶慶之新化縣其地介長沙零陵間其俗雖參
百粵其人則貴信而喜直惡欺而弗奢然尚氣
恃險不可以威制而可以德懷苟誘諭撫馴不
啻其心雖黠慝可以革面若夫脩武備防姦暴
輯寧境內是則君用知之矣昔周元公攝守是
邦後因卜居至今有瀛泉大賢餘烈遺化炳
具存訪求其跡致高山景行之思循其道以資
於用異時將如張釋之卜式躋於即選尚可易
視之哉

送嚴明卿引

西江儒流嚴明卿客蕪湖累年文學受徒資脯
脩以給晨夕其為人也方不專執和不詭同記
聞該洽言論援據姑孰郡庠留執簿書周旋堂
祀之間奔走籩豆之下儀文偉然太守高侯子
明圖新孔廟恢拓基構明卿克遵約束趨事董
工靡憚劬勤俄而禮殿崇麗翼以脩廡塑從祀
像高閣輝煥神庖外列先賢有祀悉中矩度高
侯致政去仍協力以畢餘役又議復久沒產驗
舊籍辨于有司未竟而考滿終歸故額賴其倡
謀於前也明卿雖班下吏實則儒流效勞聖門

弗為卑貶涉艱難而無怨尤人
所難者抑獨不見夫良材乎
隱於叢蔚霜鏖雪酷歲月屢
經幹益脩操益堅一旦見知
工師則登諸棟梁之用安知
世無知子者尚其培養深固
庸俟所需哉

羅君禮送行引

嚴陵羅君禮為行臺書訟者
詞牒期歲而代循常典也行
臺統江南十道政令刑罰為
時儀華由大夫中丞而下以
至御史掾曹持禮蹈規彬
雅清嚴君禮趨蹌其間耳所
聆者多嘉謨日所

覲者多美行心所養者無非
僻之私故於詞牒明以詢其
隱公以覈其情使疑者彰寃
者釋貪悖者伏辜其能不可
泯也臺評嘉賞檄補吏于郡
僉以其恪慎恭抑無纖芥吏
姦歌詠以侈其行而屬余為
引吾聞龍驤萬斛之舟往來
江河穩如夷塗一旦浮游鉅
海茫無津涯長風疾驅波濤
吞天靈怪百出其勢莫測卒
能載重涉遠恬然以濟及復
入江河則視若沼沚熙熙無
驚危之憂由所應者大故不
難施於小耳君禮既親臺察
出至郡署何以異於是然常
情於事以

大為難處故兢畏而獲安以小為可忽故怠豫而萌變君禮知此道惟善是圖乃克有終哉

陳生送行引

五年前余自京師南歸四方士從游益衆姑孰城東一舍有靈墟山七口著姓曰陳氏遣子良器字君用者來從余游時生未弱刳神清氣完閭七淵七有老成風度自是奮志精搜強記聽余論義文之心演洙泗之旨若有契悟操觚成章蔚可觀采纔踰歲所進駸七逼人後余貢京師而生亦以親迎還靈墟每閑暇時思昔從游

之士於生尤倦七及來金陵長明道精舍及門奮友時有來省者生亦不憚勞而至其意亦勤矣居無何請一言而去嗟夫求道必自近始孝友周於家行義昭於鄉彬七然為君子矣由乎近而致遠使德崇而業茂廣譽之美克符其實庶其遂吾之心哉

魏典史詩引

理民之司縣負郭為最勞典史位居幕屬裁決簿書政事出入資其始謀祿輕而責重視他職難為也當塗疆域左湖右江為往來之衝郡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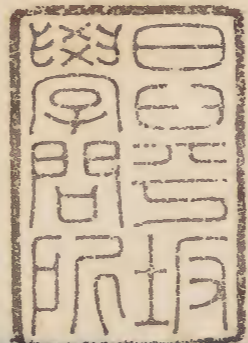
控臨纖悉取給於縣小不及意督責立至視他
縣難為也於難為之縣居難為之職將恐迎送
趨走唯日不足奚文詞之暇務唯優於才者兼
而能之也魏德瞻典當塗縣史獎善斥姦處事
無壅長貳待以賓禮郡府亦善遇之昔馬難為
者為之無難矣予友蔣茂功出示與德瞻倡和
諸詩知其優游文翰陶寫性情超然叢雜喧囂
之表庶為優於才者豈泛常幕屬所可擬倫哉
茂功俾予叙其際且用其韻系詩二章
秋蟾皎碧霄襟抱共清高刀筆精三尺網維捲

六曹紅蓮賓幕麗白髮廿途勞簡牘有餘暇溪
山付濁醪

老氣薄層霄官卑足養高平生無吏習雅會有
吾曹驢背新詩穩牛毛細事勞每探經史味心
醉勝芳醪

姚江類鈔畧引

姚江類鈔畧者姑孰陶安氏之文也安字主敬
早治科舉業以為不足為遂攻古文既讀韓柳
歐曾等集又自史漢左傳泝而求之四代之書
粗能成章然根據於性命道德非魯鄒濂洛考



淳遺旨不道也。不知者輒以文士見稱而有識
 者則以理學歸之。但平昔之作不得已而應酬
 為性疎慵多不畱藁。近歲諸生追求散漫之文
 得序記銘詩雜著彙次成卷。題曰辭遠類鈔。謂
 能達意而已。每出外方不欲携以自隨。以其文
 有未善不敢以示人也。至正癸巳秋來姚江。儒
 者趙養直求視所為文。茫然無以應命。從子曼
 發行李出其私藏。總三十篇。散亂不屬。因令叙
 次。謄寫就正。於有道作姚江類鈔畧。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